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1954
31 August 1976

CHINESE

安全理事会

第一九五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安倍勋先生

(日本)

理事国：贝宁

洪加沃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哈马舍尔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七日。

请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安理会今年正月里审议纳米比亚局势问题时曾经在第385(1976)号决议中决定：

“...继续处理本问题，并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该日以前举行会议，以便审查南非遵守〔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情况，如南非不遵守本决议，则考虑按照《宪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按照这项决议的规定，并经过与安理会各理事国协商之后，安理会这次开会审议议程所载的问题。

我收到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以非洲集团八月份主席的身份给我的信，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请他参加安理会当前的讨论。因此，我提议按照惯例，在安理会的同意下，邀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我请马达加斯加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就是等他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马达加斯加代表拉索伦德雷布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收到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的来信，要求参加理事会关于这个项目的讨论。大家记得，以前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时，曾经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参加，最近一次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第1880次会议。因此，我提议安理会按照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

定，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理主席和四位成员参加。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他的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罗森茨维格—迪亚斯先生（墨西哥）和该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是担任非洲集团主席的马达加斯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拉索伦德雷布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代表非洲集团热烈的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一向为你所关心并与你特别友好的非洲集团，祝你工作顺利。这次纳米比亚局势问题的辩论在你主持下进行，我们感到特别高兴。

我们今天开始的辩论是今年一月决定要进行的，我知道全世界都热切和十分关注地盼望着这次辩论。大家十分关心是因为这件事的影响很大。我将谈谈其中的实质问题。

“受德国殖民统治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剥削了数十年之后，纳米比亚希望恢复恢复它的国际生活，担负起全部主权；纳米比亚人民决心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战斗，虽然双方使用的手段极不平等。这一切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南非种族主义份子疯狂地推行各种压迫、抑制和镇压的措施，这些措施却压不倒纳米比亚人民要求正义、自由和国家独立的深刻愿望”。

这是我上星期在纳米比亚日讲的话。今天我再重复一遍，目的是要向安理会表示：我荣幸地代表的非洲集团了解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站在他们这边，完全支持他们的斗争，并且向领导着纳米比亚人民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和英勇斗争着的斗士们表示钦佩。

非洲集团非常荣幸能够在今天辩论刚开始的时候就参加这个阶段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目标和我们在无条件的民族自主、尊重领土完整、彻底支持人权和实施民主政治等原则受到威胁时进行的更大的战斗是完全一致的。

任何没有代表性的集团或非法利益的势力都不能歪曲或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自

决，因为我们都清楚南部非洲局势引起的问题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困难是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的，它标榜自己是非洲的基督教文化的护卫者——我们欣然称之为愚蠢；它自封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最后堡垒的捍卫者——我们当它是胡言乱语；但由于它的独特地理和战略位置，它却能同西方国家胡乱地讨价还价。

困难存在也是因为这个靠无耻地剥削非洲人民发家致富的政权，高明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利益的贪婪欲望，同它们取得了共同的目的，它们也一向透过这个政权玩弄花招，最近在安哥拉冲突中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困难存在是因为今天的世界是个贪图原料的世界，而这个根本是非法的政权却有办法博得了一帮国家作它的顾客，这些国家出于机会主义，拒绝站在大多数的非洲人这边，故意忽视当前南部非洲大动荡所宣告的新局面。

这个政权知道自己正受到挑战，看到它的政治基础在崩溃，一想到要垮台就不寒而栗，因此企图依赖它的盟友，而且也正在这样苟延残喘着。它的这些盟友给了它表面上的合法性，加强了它的经济、军事和核潜力，这样还不够，另外又孤注一掷地替它发起枉费心机的政治和外交攻势。

这些国家行动鬼鬼祟祟，表面上又讲些与其行动相反的话，使它们在道义上已没有资格再谈关于终止南非少数人政权的解决办法了。它们完全不顾被压迫人民的要求的迫切性，提倡渐进主义。

有人劝我们现实一点，怕我们得罪南部非洲的法西斯势力。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一向没有信用，而且又顽固地拒绝同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的真正代表——南非人民大会、泛非大会和西南非民组——进行对话，但却有人劝我们跟它对话。难道还有比基于这种积极对话态度的《卢萨卡宣言》更好的提议吗？

人们似乎比较不相信或不祈求纳米比亚问题会和平解决。难道就把这看成是个办不到的目标吗？

为了对付日益壮大的人民战争，南非政权被迫派遣了五万名军队和警察到纳米比亚，其中包括配备了坦克和直升机等全副装备的机械化步兵部队，此外还有规模可观的防御工事系统，其目的显然是希望在越南森林和稻田里失败了的那种防御工

事在卡普里维、奥万博兰和奥卡万戈这些比较干旱的土地上能够奏效。

我们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些反应并不感到惊讶。它一向把自己国家的防线设在实际的国界之外；它总是梦想在南非同赞比西河以北的独立非洲国家之间维持一道防线。

南非政权被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崩溃吓坏了，曾企图用军事干预来打断安哥拉的非殖民化，但如今也不得不接受津巴布韦的必然发展。我认为，这个政权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时，是会走上任何极端的。纳米比亚一向是被当作南非的第五个省来管理的，我们应当在另一种法律层次上为它作出象在安哥拉那样的努力。

面对着这种升级，非洲国家将不会改变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战略基础是被压迫人民的正当权利和黑色大陆各国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团结，南非政权是抵不过我们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的推动下，觉悟到自己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而生存的权利和需要，准备投入战斗，同时也知道他们的敌人泥足愈陷愈深、内外交困，不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我们知道取得最后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南非的物质条件和武器虽好，但却不足以使我们放弃斗争或改变战略。

我们知道，尽管南非政权装腔作势，回避或抗拒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它实际上很清楚人民斗争和国际舆论合起来的力量对它的威胁。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会陷入企图尽量减小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可以发挥的作用的圈套。

我们必须承认，联大经过了种种拖延和曲折，到一九六六年才作出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的历史性决定。这项决定的第一个必然结果是使联合国负起了对该领土的法律责任；第二个必然结果是国际法院于一九七一年提出咨询意见，从而判定南非非法霸占了纳米比亚。

联合国的这项决定涉及到一个政治承诺，就是要切实撤销南非的委任，并实际上取得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

我们提出的要求、呼吁和谴责；秘书长同比勒陀利亚当局谈判失败的惨痛经验；许多机构的成立，例如纳米比亚理事会、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和国际纳米比亚研究

所；任命纳米比亚高级专员的决定等等，所有这些行动都突出了一些事实。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本组织坚持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政治承诺，承认他们斗争的合法性并给予他们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

第二个不变的事实，至少对大多数的会员国而言，是除了表面的形式外，各国还决意以实际行动来促使纳米比亚的问题迅速解决。

第三个一贯存在的因素是，我们在制裁政策上存有分歧，这是安理会特别关注的问题。

非洲集团主张不仅在纳米比亚问题的范围内，同时也要在南罗得西亚和种族隔离问题的范围内，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执行制裁政策。非洲集团认为，任何组织的成员都必须遵守组织的基本规则。一旦一个成员公然违反规则，而且屡犯不改，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它采取适当的制裁，甚至可以将它驱逐出去；除非这个有关的组织拒绝行使这个权利，从而给自己宣判死刑。

我们认为，制裁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证明我们是站在十年来一直从事斗争，以推翻纳米比亚的少数白人统治的人民一边，他们的斗争是要消除他们国家的种族隔离制度及其恶劣的作法，并终止帝国主义对他们的劳力和他们国家资源的剥削。

最后，我们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制裁可以有助于早日终止南非的罪恶行径，甚至可以弥补这些罪行造成的损失。

即使由于沃斯特先生加伊恩·史密斯先生之间的罪恶勾结而使对罗得西亚的制裁的效果受到严重的损害，也不表示对南非的制裁就一定不会成功。相反地，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对南部非洲所持的目标不变，我们就更有理由要表现出坚定和团结的立场。

今年一月三十日，安全理事会在第385(1976)号决议中，要求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的选举。该决议要求南非立即庄严声明接受关于这种选举的原则，并承诺遵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以及承认纳米比亚作为一个民族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该决议最后说，如果南非不

遵守决议的有关规定，则安理会将采取适当的措施。

结果唯一的反应是由所谓的制宪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在温得和克发表了一篇公报。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西南非民组的敦促下，毫不迟疑地反驳了该项公报，并于八月二十日发表了声明，其中的一部分说：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强烈谴责南非在温得和克行政当局最近的愚蠢的策略，不只是完全不合法，而且模棱两可、含糊不明。所谓制宪会议甚至对联合国所规定的真正自决和独立的各项要求完全不谈。这些建议也不提到取消种族隔离法律。它们只是企图使本土（班图斯坦）政策永远存在，全力妨害纳米比亚人民的完整和统一。它们对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一事也只字不提。它们完全忽视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的西南非民组。对于释放政治犯和准许政治放逐者回国也没有作出保证。提议的日期，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在不合理地延续南非的非法占领。提到“统一”时词句含糊，没有明确承认纳米比亚成为单一国家所应有的领土完整。声明提到拒绝以暴力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任何企图，至少可以说，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恐怖行为治罪法及其他规章和条例镇压下所实施的习以为常的残酷行为，肆无忌惮地和冷酷无情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揭示有关人权和自由的一切原则。”（A/31/181-S/12185，第6段）

非洲集团赞成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上述意见。我们认为南非没有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所以安理会如今有义务按照该决议第12段的规定，采取适当的措施。

目前安理会正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范围，我要代表非洲集团，提出以下两点意见。

第一，我们知道纳米比亚人民的悲惨境遇，而南非政权搞的分裂手段也是一个问题。南非政权想制造部落之间的对立，挑拨西南非民组战士和群众的关系。考

虑到本组织为协助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其领土所做的事情，我们觉得，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声援必须表现在坚持维护该国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要达到这些目标，唯一的办法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与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我们必须迫使南非政权放弃它提议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至多只能保证纳米比亚人民将来在治理该国的实体中得到一点点可疑的代表权。

第二，我们已经说过，南非违反关于侵略定义的第3314(XXIX)号决议，正在纳米比亚发动真正的战争。这个决议重申各国义务不使用武力剥夺他国人民的自决、自由和独立权利，或破坏其领土完整。在纳米比亚，一方面由于南非军队进入了主权不属于南非的领土，一方面又由于纳米比亚领土屡次被当作侵略邻近独立国家的基地，这种情况就更为加剧。我们完全相信第3314(XXIX)号决议对这个情况是适用的，因此《宪章》第七章也是适用的。

本组织里有些人提出狭隘的法律概念，借此而拒不承认纳米比亚、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问题都是出自同样的根源——顽固不让占多数的非洲人当权。有人拒绝承认这些问题因此需要同样的解决办法。虽然有人极力想把这些问题分开，不顾别处，只把外交和其他努力集中在罗得西亚问题上面，但是上述三方面的局势今年还是有相似的发展，那就是它们都恶化了。认为一个问题比另一个问题更加重要的这项决定，是根据什么标准达成的呢？认为应该首先解决不十分重要而且已经相当恶化的罗得西亚问题，而不去直攻问题的核心，即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种了解，是付了什么代价才取得的呢？事实上，毒害着整个南部非洲的就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同前葡萄牙政权无耻勾结，破坏对罗得西亚的制裁，军事干预安哥拉和赞比亚，在对话问题上制造分裂，把种族隔离制度输出到纳米比亚，把该国越南化，所有这些罪行都是同样的人策划和执行的，而这些罪行只不过是种族隔离政策导致的结果罢了。我们必须承认这三个悬而未结的问题的基本一致性，而且，在战略上谁也不能说可以在不破坏问题的关键的情况下，找到彻底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办法。

如今这个一致性给安理会带来了一个机会，那就是投票通过在纳米比亚问题的范围内进行制裁，这样就会象是在种族隔离问题的范围内通过了进行制裁一样，对

南非政权会有直接的影响。

安理会在现阶段如果作出这样的决定，将会有助于重新集中辩论的焦点，而不是象有些大言不惭的人提议的那样，把辩论的重心分散。

不仅纳米比亚人要感激安理会，所有希望非洲大陆真正获得解放的人都会感激安理会。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想宣读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刚刚发来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肯定了非洲集团先前同西南非民组在本地的代表一道作出决定：

“建议安全理事会在九月中旬开会，以便出席大会的外交部长都能充分参加，

这是毛里求斯非统组织和科伦坡不结盟国家会议议定的。萨姆·努乔马”

主席先生，我相信我已经通知你我们目前希望暂时停止辩论，待下任主席决定日期后再继续。

主席：安理会注意到马达加斯加代表转来的电报。

今天早上的发言人都发过言了。如果没有别人要发言，我就宣布散会。

不过在散会前，我想说几句话。今天是八月三十一日，是我担任理事会主席的最后一天，明天主席的职务就将交给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基希亚大使。我要感谢安理会各位理事和他们的代表团、秘书长和秘书处为我执行主席的职务提供了帮助和合作。

下午十二时十分散会